



娱乐至死

吴虹飞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娱乐至死

吴虹飞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娱乐至死/ 吴虹飞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4

ISBN 978-7-5399-2831-9

I. 娱... II. 吴... III. 名人—访问记—中国—现代
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4557 号

- 书 名 娱乐至死
著 者 吴虹飞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220 千
印 张 19.5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,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831-9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030 次去非洲大探险

上篇

王朔凶猛 / 003

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这是王朔能够认识到的真谛，来自《金刚经》，同样来自过去时代的顿悟。他无比自信，无比虚弱。这是他的两极。他的轻，他的重。他是自己的敌人和朋友。

狷狂黄健翔 / 037

本质上，黄健翔是电视时代的产物。他依赖足球在这个国度的无上权重，以个人才华一步登天，这与时代欣欣向荣的娱乐产业一脉相承；他作出的选择，和过往大多数脱离央视，脱离体制，彻底娱乐化的主持人，并无二致。

赵忠祥饶颖“绯闻”事件 / 064

这样一个好名声在外的名嘴，这位当年被周总理亲点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德高望重的赵老师，竟然也会被这种事情缠上身？名人闹性丑闻，赵忠祥不是第一个，为什么影响如此大？……想出名的出名了，该受教训的受教训了。我等小老百姓也借机看几出好戏娱乐一下。

慈善大侠李连杰 / 089

有功夫皇帝之美誉的李连杰，总是以微笑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他观点的表达总是那么清晰和简明：慈善不是一个竞赛。你捐五块，他捐一百块，不要比较。就好像我不能和李嘉诚比，李嘉诚不能和比尔·盖茨比一样。心是不能计算的。

非主流白岩松 / 114

活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白岩松让人毫无悬念。而他必然要面对来自公众的质疑和猜想：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、复杂的央视体制下，他有无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的感觉？他究竟有无痛苦和分裂感？他是本心，还是矫饰？

600 1 慈善之王

少年韩寒 / 145

这是轻盈的一代人，他们的重负来自于物质，而非灵魂的强大拷问。韩寒还太年轻，来不及回忆，即便要回忆，恐怕历史都已经太遥远。他没有太多精神负担，也不时常焦虑，更少挫败感。恐龙在远古时代早就灭绝，而韩寒作为最轻盈的鸟儿，可以在新的时代借力扶摇而上。

洪峰“乞讨” / 192

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上公布其收入，并称“靠学校那点工资很难生存和安心教学”，遭到网友痛骂；作家洪峰被供职单位以“不坐班”为由停发工资，愤而上街行乞，同样引发轩然大波。这两桩事情乍看上去没有必然联系，但作为个体，是否既能享受体制的好处，而又可以不安于体制内的清贫？一定程度上，两件事事实上也彰显了公民表达自由和权利意识的部分觉醒。

芙蓉姐姐为什么这样红 / 209

不知道“芙蓉”的喜剧要导向何方，也不知道这媒体的狂欢何时结束。芙蓉姐姐对自身的认知有偏差，网络对芙蓉的认知也有偏差，这一切，也许会导致网络上的漫画一般的“芙蓉”被狂欢式地追捧和嘲讽，而现实中的“芙蓉”被悄然忽略。

大嘴宋祖德 / 223

宋祖德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今天。只要喊得够出位，够大声，坦诚也好，搏出位也好，他已经依靠个人的努力成为了媒体名人。他还有些钱，虽然比不上李嘉诚，但他比黄健翔更自由，明目张胆地向不同的女明星示爱，为她们写了不少情诗。他骂了那么多人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起诉他，他真是命好。

矛盾重重的张钰 / 254

一个名叫张钰的女演员，不是凭着演技名闻天下，而是通过另一种形式广为天下传，有人说她是一个大胆揭露演艺圈性丑闻的勇敢女性，有人则认为她是一个无耻的女人。她说她也有悲天悯人之心。她说她不是什么贞节烈女。

刀郎：那稀里糊涂的一场雪 / 270

在唱片工业异常萧条，原创音乐完全陷入低谷，港台流行萎靡不振的今天，刀郎引发流行的秘密恰恰不是玄奥的“民族化”，而仅仅是一把沙哑声音带来的怀旧情怀。粗糙的歌词和廉价的制作，习惯性、强迫性的反复引发了大规模的蔓延，恰恰说明了城市里的人心是多么脆弱，多么急切地需要着同情和安慰。而市场，显然是当下最强势的评价标准。

下 篇

展江：“娱乐化”具有双重效果 / 281

娱乐化具有双重的效果。新媒体的出现,消解了像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新闻联播》这种做派,另外一方面,它让人们不那么关注重大公共事务,变得更世俗化。结果是,生活越来越琐碎,人们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,越来越功利,知识分子和大众直接的界限,某种程度上是消失了。

王度：媒体就是现实 / 290

在媒体这个世界里面,我们以为我们是读者,恰恰我们其实也是被读的内容。我们每天被媒体消费着,我们也在消费着媒体,消费着内容信息。我们当然被媒体消费,例如我们成为广告的读者,难道那不是被媒体消费吗?我们成为电视的观众,难道那不是成为媒体消费的内容吗?

艾未未：乐极生悲的“后娱乐时代” / 300

中国的这种表面的娱乐性,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反常的现象,反对科学,反对进步,反对确凿的事实。我觉得这是泛娱乐化的结果。确实,当你没有更多的东西的时候,你就满足于更少的东西,这是最小范围的自由。

“后记” / 306

凡所有相皆是虚妄

上篇

王朔凶猛

猖狂黄健翔

赵忠祥饶颖“绯闻”事件

慈善大侠李连杰

非主流白岩松

少年韩寒

洪峰“乞讨”

芙蓉姐姐为什么这样红

大嘴宋祖德

矛盾重重的张钰

刀郎：那稀里糊涂的一场雪

王朔凶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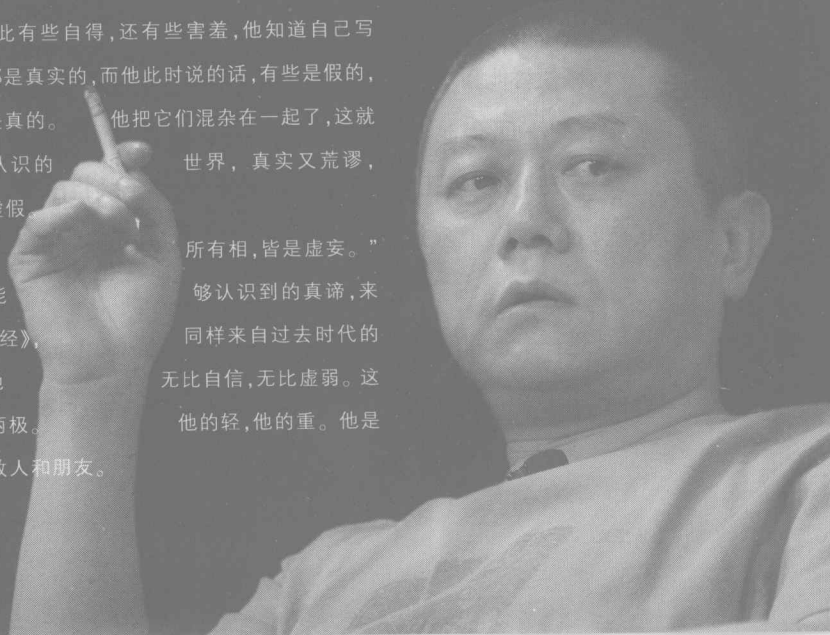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曾经深陷妄想不能自拔，曾经躺在‘88’地上起不来，是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走过来对我说：没事的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。”

这是无意之语。王朔却记得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就算是王朔，他面临的也是所有普通人的同样的问题。关于生命本身。关于空虚和寂寞。

我忽然明白小的时候老师经常讲的价值观不一样是个什么意思。的确，人的想法千差万别。王朔不喜欢别人猜测他，因为他自己瞬息万变，有时自相矛盾，有时自圆其说，有时没有目的可言。

他终究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一个俗人，一个善良人，一个心理脆弱的人。他比脱口秀主持人还游刃有余，他堵上了所有采访他的人的口。他知道自己饶舌，他知道自己调戏别人，他知道自己聪明无比，他因此有些自得，还有些害羞，他知道自己写的小说都是真实的，而他此时说的话，有些是假的，有些却是真的。他把它们混杂在一起了，这就是他所认识的世界，真实又荒谬，真诚又虚假。

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这是他能认识到的真谛，来自《金刚经》，同样来自过去时代的顿悟。他无比自信，无比虚弱。这是他的两极。他的轻，他的重。他是自己的敌人和朋友。



中年王朔的觉悟与救赎

他从幕后的导演,半推半就地,成了台前的演员,入戏之深,难以自拔。或许一开始只是聪明的孩子学有余力的贪玩,却被鼓噪的媒体和大众捧着架着,渐行渐远

这下好了。这下我们全知道了,余秋雨的学问不过尔尔;李敖是一个自大狂;徐静蕾和王朔的钱不怎么分家;而冯小刚一个美工当年就是点头哈腰靠王朔给爬上名流位置的;张艺谋是一个装修大师;陈凯歌拍电影如果只拍一个自以为是的人,就挺好的;而“八零后”其实没什么作品;金庸是把旧的故事翻来倒去地写;叶京拍的电视剧才是当代“红楼梦”,而王扶林的《红楼梦》严重不靠谱;凤凰台的曾子墨范儿像足了林徽因;王朔本人从《金刚经》和《时间简史》中获得强大精神武器;王朔骂了郭敬明是“贼”,他道了歉;他过去骂了张艺谋是“臭大粪”,他道了歉,他还骂了杨澜的老公是“骗子”,他也道了歉……

阿城便替他圆场儿,“他是大院出生的人,大院出生的人有单纯、正直的一面,但他容易控制不住,容易话赶话接不住火。”

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沉寂了多年的王朔,终于跳将出来,昭告天下,以正视听。二〇〇七年文艺界就这样在众生喧哗中迎来了春天。

他送一个记者出门,说,“我灭了丫们”。送另一个记者出门,却说,“我其实是个好人”。你认为这是他的恶毒,这恰恰是他的顽

心；你认为这是他的矛盾，这恰恰是他的统一。

有人暗自惊叹：这老王要憋多少年，才能憋出这么多话来啊？！有人盛赞：“一个人要想保持本色并不容易，而王朔做到了！”深谋远虑些的就说，王朔成功地“诱拐”了舆论。有人疑惑他是不是耐不住寂寞的天才，还有人大胆揣测，王朔在为出新书炒作，顺带炒红了“他女朋友”的网站“鲜花村”。“在过去那个伪君子时代，流氓稀缺，王朔演流氓；如今，流氓多了，君子稀缺，王朔演君子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。”

对后者王朔是嗤之以鼻的：我犯得着吗？而付给他三百六十五万人民币的出版商也开腔证实了：我给的是稿费而不是版税，他的收入和销量其实并不挂钩。

叶京刚和王朔聊了一个通宵。他笑得力气都没了。在他的印象中，王朔从来没有伤害过人。“他们说是王朔疯了，我觉得王朔没疯，这世道疯了。”

“小的时候，王朔是多么怕事的孩子。别人嗓门大了，他恨不得都尿裤子了。人家瞪他一眼，他吓得不敢说话。”

“十年前我才开始干电视这一行。开始变得虚伪，想成名，成腕儿，和当年王朔的心态特别像。”

“他现在是悟了，找到自己了。他想多帮助别人。过去他是多鸡贼的一个人，比冯小刚鸡贼——我说的那是过去。”

聪明人的娱人与自娱？

过去是什么样子呢？让我们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吧。

“后来仗没打起来，我被解散了，回北京，流落市井，沾染习气，

成了痞子——我他妈忘了我是谁了！我以为我是作家呢，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，我以为我是新贵呢，我以为我是流氓呢，我以为我是名人呢——X他妈名人！”（《我的千岁寒》序）

王朔声名鹊起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正是旧的游戏规则出局，新的格局初露端倪的时代，抱残守缺顽固不化意味着将被抛弃，而叛逆则会带来不确定的、无限的可能性。这正是当年的王朔们面临的风险和机遇。当时的大众需要一个“坏人”，王朔首当其冲，当了一回“流氓”、“痞子”，并且势如破竹，名利双收。也许叛逆并非他初衷，物质也并非他真正图谋，一切只是聪明人的娱人与自娱。

然而这场游戏越来越超出他的控制了，他从幕后的导演，半推半就地，成了台前的演员，入戏之深，难以自拔。或许他一开始只是聪明的孩子学有余力地贪玩，却被鼓噪的媒体和大众捧着架着，渐行渐远。就像一个屡屡扮演坏人的演员，演技太过精湛，人人信以为真，不管他怎么自嘲自损，自吹自擂，全都只是表演技法，是你一人扮演多角的游戏。所以公众参观王朔，唾弃之，拥戴之。猎奇式的围观心理和可望而不可即的艳羡心态，怕是二者兼而有之。

王朔是较早看清大众媒体的威力的，他善于利用媒体，并且容许媒体利用他。这一次，虽然未必是他的目的，他顺带让媒体替他抨击了早年的一些“学院派”文学评论家。“我特别不能原谅的是XXX，还有XXX，我都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写文章，造成上面把我给禁了，我只好到美国去。你这是形成了一种政治迫害。这些儒生，特别可恨。”

王朔是否在意“痞子”这个外界赋予他的褒贬参半的称谓？

他是在意的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，“我是军属，根正苗红，生下来就是为了保卫你们老百姓的。”他在自序里坦言，“痞子”是以



经济地位划分而非文化称谓，是贬义多过褒义的，自己“怎么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”？

在《我看王朔》一文中，他以旁观者的语气对自己进行了坦诚乃至无情的剖析，一一列举他创作中的聪明和小聪明，并自嘲说，当初与传统知识分子闹翻，是“走梁山宋江和张作霖们的路子，造反只是为了招安，目的是曲线做官。到知识分子真的批评他了，他面儿上坦然，心里还是有点急了，抱怨人家没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优点，没好好读他的书”。

虽然担当了一个“痞子”的名头，他对文学是极其挑剔的，不容自己形成套路、自我重复，不容心安理得享受功成名就。《动物凶猛》是他自己很喜欢的一篇小说，他却后悔过早地发表，因为“刚刚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，一不留神使在一个中篇里了。直接的恶果就是我的《残酷青春》没法写了。

我不能重复自己,我想给读者一个意外,现在只好从头找起”。

他也不甩他看不上的人夸他或者骂他,逆耳忠言他不是听不得,只是你仅仅言之有理还不够,夸他夸不对路他也不甩你。他对记者说,“朋友里我喜欢畏友。因为好话廉价,没必要。我希望朋友挑我一个缺点,我感激不尽。”

一个能拿笔写东西的人不为自己画像,真是有愧于我们这个时代

王朔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追寻。如他在《美人赠我蒙汗药》里所说,“残酷的媒体”的“误读歪曲与人身攻击”,“生活中有一种野蛮的力量”让你“做不了你自己”。

他在给艾丹的《下个世纪见》作的序里检讨自己,“我们经常抱怨别人歪曲了我们的形象,那么我们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?一个能拿笔写东西的人不去为自己画像,真是有愧于我们这个时代。”

阿城认为王朔回归后写作的《看上去很美》“不管对王朔还是对我们都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。我很认真读了,觉得写得好。《动物凶猛》是对青春期的一个清理,《看上去很美》将这个清理延伸到了童年。”

而童年的回忆并未完全解决他内心的焦虑。而当时家人和朋友的相继离世,巨大的悲怆一下子把他打入低谷。叶京说,“三年前最后一次见他,我们都是没话找话。干坐着,一度冷场。梁左和他哥哥在同一时间走了,他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痛苦境地。这么多年在干吗呢?为了名,为了利吗?”“他不是装孙子,他是在经历一个心灵的自我拷问。他痛苦到什么程度?他有过自杀的念头。而那

时候也没有人主动去帮他,而且也帮不了。”而王朔自己最近在参加凤凰卫视节目时聊至此处,也一度黯然。

阿城云,王朔有时读佛经。《金刚经》、《坛经》,王朔读的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大乘佛经,“了生死”、“离贪爱”,王朔求的却只是个人的自我解脱。贪、嗔、痴这三毒,王朔尚一样未能得祛,戒、定、慧这三学,王朔又学了几分?

禅宗的顿悟,本不讲究凭借的方法是否合乎常理,物理学也好,曲解也罢,只要你能忽然贯通天地万物与人生自我,别人不能代替你的悟。六祖慧能相信人我皆“自性清净”,“菩提般若之智,世人本自有之”,王朔也许是自信的,只是不知他是否还相信世间众人?

中年王朔对自己和他人有清醒认识,同时又有着孩童似的贪婪与天真,纯洁的小阴谋家式的负罪感,对轻易得手有着小小的得意,对堕落的自责,等等。变幻,反复,软弱与顽强的此消彼长,怕是幼年时那个“漂亮得像个小女孩”(叶京语)的人见人爱的孩童王朔无法想像,也是后来年少气盛、锋芒毕露的青年王朔无法预料的。

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。”王朔喜读《红楼梦》,偶尔偷师其中,并自比贾宝玉,“我觉得女的是最好的,她是自然属性”。对高鹗把贾宝玉“写一破庙里去”也是耿耿于怀。天才如王朔,也是怕寂寞的,也是渴望平凡幸福的,他说服母亲上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心理访谈节目,解开童年时的一个心结。不料被电视台的娱乐记者逮个正着,他一通脾气,甩脸而去,又是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。

王朔竟是反着来。这个有点类似王小波。王小波的表面是戏谑,骨子里是浪漫主义;王朔表面上是调侃,骨子里有浓重理想主



义情结。王朔说：“王朔确实不老，即便老了也不为贼。表面苛刻，其实仁义，这个旁人未必看得出来。”

有人叹道：“多数人老而不死为贼，王朔确实不老，即便老了也不为贼。表面苛刻，其实仁义，这个旁人未必看得出来。”

他非圣贤，只比世人略高一筹。小说家便如此，不入世不天真，如何成大家？

骂人，你以为我快乐吗？

我四十岁是一坏人，我吸毒嫖娼，我无恶不作。我浑身恶习，我不感到自豪，我不光荣。我也接触过性工作者，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善良，内心要干净得多、善良得多！现在我觉悟了

朔爷今年四十九岁了。欲知天命。此之前，伊还躺在三里屯的酒吧夜夜宿醉，无人不识。造访那日，车一路行至郊外，天寒地冻。正屋里有电子之靡音袅绕，白雾袅袅升腾。那不是修炼的仙丹，那是北京郊外的加湿器。王朔穿睡衣睡裤，不修边幅，一只美猫跳上膝盖，神情颇是温存。

忽然门外有人叫唤，原来是好友梁天等来访。王朔便起身迎入，待宾主落座，把盏言欢。此时正是元宵，窗外，漫天大雪，飘落一地。

他整日不出门，就是在家里烧一锅肉，吃个好几天。你看我烧